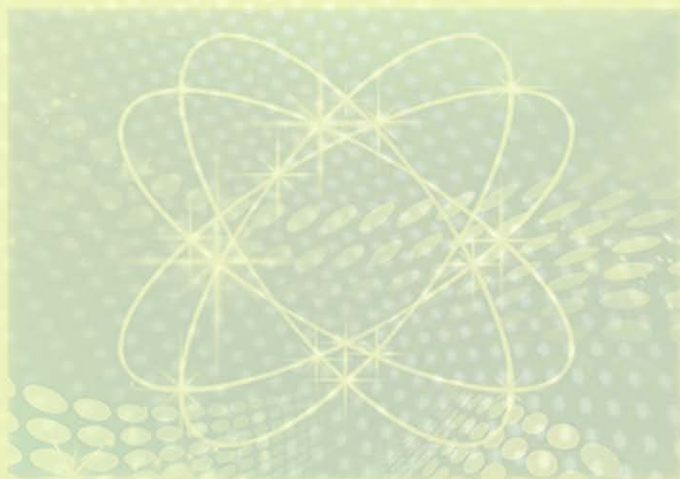


乘 鱼

李济超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乖 鱼

李济超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乖鱼/李济超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8

(中国微型小说名家方阵丛书/陈永林,雪弟,吕啸天主编)

ISBN 978-7-5493-0374-8

I. ①乖... II. ①李...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251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508502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7.25
字 数	14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3-0374-8
定 价	24.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1-2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他们在崛起

(代序)

在全国乃至世界华文小小说领域,广东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首先,在小小说理论研究上,广东是全国最重要的小小说理论批评阵地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小小说刚刚兴盛时,刘海涛就出版了多本小小说理论著作。进入21世纪后,姚朝文、李利君、雪弟亦出版了小小说理论、批评专著。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刘海涛、李利君等人的努力,广东已成为领跑全国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强省之一。

其次,广东是整体创作实力强劲的几个省份之一。很早以前就出现了韩英、申平、牧毫、林荣芝、朱耀华、邓石岭等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近几年来,在广东作协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作品》的大力推动下,广东小小说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夏阳、许锋、彤子、陈凤群、阿社、肖建国、苏三皮、闫玲月、金帆、陈树茂等一批基础扎实、个性鲜明的作家正以狂风扫落叶般的力量在全国迅速崛起。

当然,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亦是这股力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成员。

其实,把何百源放在这股力量里,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何百源1999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就被评定为国家二级作家。他目前已发表小小说数百篇,出版小小说集3部。其中小小说《活着

不能没有爱》、《爱情需要藉口》被编进英文版《中国小小说选集》。《活着不能没有爱》还被编进了美国《百年经典·精品小小说》。应该说,他是一位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但考虑到他近几年又爆发出了活力,因此就权且归入到这股力量中吧。

吕啸天从1992年开始写作,已出版八部文学专著。有数十篇小小说被《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转载。其中,《刀客王七》和《一根鱼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几年来,吕啸天热衷于从历史中发现写作素材,然后把它放在当下的视野和格局下,重新编织故事。这种历史与现实互为观照的创作方法值得重视。

海华原名崔国华,2006年底开始小小说写作,现已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和《百花园》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并有数十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和《小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期刊转载。就海华发表的百余篇小小说来看,其创作素材比较多样化,既有市井百态的展示,亦有机关生活的描绘。但穿过这百余篇小小说的表层,我发现了海华创作的奥秘所在,这就是:显明或隐秘的机关叙事。在这里,“机关叙事”不单单是指作品内容上对机关生活的描绘,它还包括对机关秩序和机关伦理较深刻的剖析和揭示。

李济超从1983年开始不断有小小说见诸报刊,前些年《汕尾日报》副刊还开设过其个人小小说专栏,并出版过《李济超小小说选》和《尴尬世事》。李济超的小小说以幽默、讽刺见长。如他的《乖鱼》借由“由谁试吃乖鱼(河豚)”这一情节批判了一些基层官员溜须拍马和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并以别样的笔调,写出了一场乞丐的悲喜剧。

大海是一个创作自觉性很强的作家。他一直游离于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创作之间,此前发表东西较多,写作经验颇为成熟老到。故在小小说创作上,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多集中进行系列小小说的写作。2009年出版的《躺在门前打鼾的女人》是他的社会类小小说选集,这次将要出版的《求你揍我一顿吧》则是他的情感类小小说选集。其中的《鱼头茄子煲》以美食为链条,为我们串起了一个令人心颤的爱情故事。它警示世人,既要学会品尝美食,更要学会体味爱情,因

为这道美食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啊。大海的小小说构思精巧,主题深厚,给人颇多启示。

陈灿富以前是写传奇文学的,出版过《靓玉麟传奇》、《天地苍凉》等7部作品。近年来主攻小小说创作,尽管发表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他的创作充满了力量。如《沼泽》以真实的沼泽地来隐喻人们的贫苦和生活中的不公,主题厚重,动人心弦;《一盆兰花》借物喻人,把不同人物身上的丑恶与高洁,真诚与伪饰映射得一清二楚。

吴小军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小小说创作,现已有数十篇作品在《羊城晚报》、《作品》等报纸杂志发表。吴小军的小小说比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并由此展开构思和想象。其大多数作品主题开掘较深,叙述也极为流畅。相信在近两三年内会有大的进步。

朱文彬,原是中学语文教师,现供职于教育部门。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选刊》、《故事家·微型经典故事》等报纸杂志发表作品30多万字。朱文彬的小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于简短的故事中去表现由血泪构成的现实人生,往往令人震撼。

郑燕涛热爱书法、绘画、篆刻和写作,编辑过历史文化丛书《水城揭阳》、《金凤揭东》等。郑燕涛的小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写的,如《嫁给父亲》,多写的荡气回肠;一类是虚写的,如《抢劫》,多是荒诞幽默。倘若再加强一下语言的表现力,郑燕涛在写作上会有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收入本丛书的九位作家——何百源、吕啸天、海华、李济超、大海、陈灿富、吴小军、朱文彬、郑燕涛,他们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全国迅速崛起。

愿他们有更大的收获。

是为序。

——雪弟,第四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广东小小说作家联谊会会长。

目 录

他们在崛起(代序)/雪弟	(1)
那棵木棉树倒了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虚惊	(5)
上面来人	(7)
小海马大产业	(10)
开房	(13)
一堆粪便	(15)
执着	(17)
普通干部陈东海	(20)
动机	(22)
祸起“萧墙”	(24)
遭遇	(26)
道路在此拐个弯	(28)
房改“小插曲”	(30)
受宠	(32)
合影相片	(34)
主任今天牙疼	(36)
左书	(38)
人言	(40)

是非	(43)
乖鱼	(45)
全家福	(47)
七爷打电话	(49)
年关	(51)
县长的镜头	(53)
解释	(55)
错发的信息	(57)
女人来电	(59)
提拔	(61)
县长决定要下乡	(64)
忠诚	(66)
新闻效应	(69)
本市文坛	(71)
酒胆	(73)
酒话	(75)
酒祸	(77)
打错的电话	(79)
没想多送了一块表	(81)
鱼饵	(83)
主要矛盾	(85)
退休教师李甲子	(87)
钱副镇长的“遗产”	(89)
年货	(91)
芥末鱿鱼丝	(93)
空调	(95)
都是彩信惹的祸	(97)
扶贫	(99)
关系	(101)

“诗人”厂长郑河东	(103)
一个鸟窝的问题	(105)
信骚扰	(107)
局长住院	(109)
鲍鱼炖橄榄	(111)
助学	(113)
作家郭西南的尴尬	(115)

那棵木棉树倒了

县委常委楼门前的那棵木棉树突然倒了，这谁都不会相信，昨天还好好的，怎会呢？然而，它的确是倒了，而且是齐腰而折。

此刻，粗大的树躯直挺挺地躺在常委楼前的水泥地面上。大概是因为树太高大吧，在倒下的那一瞬间产生冲力太大，除了砸到地面上的树枝全折了，七零八落的一片狼藉，还把地面硬砸出一个大坑来。而没有直接倒到地面的那些枝叶，依然挂着朵朵红花，仿佛像一个个笑靥在向人们展示自己过去的辉煌。的确，这棵木棉树曾经为县委大院平添了几分魅力，尤其在整个县城的木棉树种中还数它最高最粗。尽管它没有大榕树那样枝叶婆娑、婀娜多姿、丰厚绿荫能驱炎热挡风霜，但仍然能给常委办公楼的人们无尽的享受，时节一到，满树红花，照艳了整幢常委楼；微风吹拂，朵朵红花飘然落下，景致壮观。因为它挺拔，是英雄的象征，长期以来，领导们都喜欢选择在这里与部下们促膝谈心。常委楼的工作人员一有空闲也喜欢在此谈古论今，神驰遐想。可如今木棉树倒了，这种景致再也看不到了。

木棉树的生长环境非常好，三面朝阳。从正面远远看去，常委楼就像它的母亲任它傍着靠着，紧紧地支撑着它这天生的骄子似的。换个角度看，木棉树宛如一艘整装待发的航船，充满生机停泊在温馨的港湾。说实在的，领导们用过的茶叶渣都倒在它的坛里，就是没有了味道也多少有点养分。如此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加上年复一年的丰厚积累，木棉树完全可以继续凭借自己长期奋力延伸的庞大根系和已经形成的空中优势，去争取更多的阳光和养分，不断地丰富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从外表上看，木棉树的身上的确没有任何毛病，树皮浅绿、纹理清晰、枝叶拓展、英姿飒爽，很是健壮，怎么找也找不出一点会使它突然倒下的原因。早上上班的人们围着它认真端详着、叽叽喳喳议论着，人们都为之纳闷，谁都同样困惑不解，希望能找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你们看。”这时，不知谁惊喊了一声，“这里有蚂蚁。”只见一长队蚂蚁正从主干上的一个小孔爬了出来，好像是一支正在出征的队伍。顺着它们的足迹，秘书科的小陈轻轻地敲击了一下蚁穴的出口，这一敲，令在场的人们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除了树的良好表皮，原来树干完全朽成一个窟窿了，里面黑压压一片，已成为蚂蚁兵团的隐蔽驻地了。一时间，围观的人们一片哗然。

“唉，难怪呀，这么多的蚂蚁集中在此，焉有不空之理。”值班室的老林使劲干咳了一声说。

“是呀，真可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蛀到这步田地，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怎么搞的，负责绿化的都干什么去了，也不及早检查检查，防治防治？”

“防什么防，外表好好的，谁知肚子里有虫子作祟？”行政科的老孙听了刚才不知谁说的那句话，不舒服了，生硬应了一句。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想想，这是不是很奇怪，主干空了，可为什么枝干上还会开花？”信息科的小李开口了。

“当然啦，躯干是空了，可它的五脏六腑还贮有养分，树叶呢当然在照样进行光合作用，吐故纳新呢。”秘书科的老林说着燃了一支烟，“人刚死肌体不也有点余温，何况是这么大一棵树。”

“对这件事情，你们都有点牵强附会。依我说，这应该叫量的积累引起质的变化。”大学毕业刚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分到综合科的小郭说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便挤出人群回办公室去了。

“是啊，我们还真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问题的本质就在此。”这时，办公室的蔡副主任开口了，“这棵木棉树的确为蚂蚁提供了栖息、繁衍的条件。而蚂蚁们吸干了木棉树的精髓，使其病了继而轰然倒下，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也就是大家无须再争议的事实。”蔡副主任说着喝了一口水，“反正，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领导要如何处理它的问题了。”

然而，领导们对此事一直没发话。据说，原因是这棵树归谁管的弄不清楚。一直到这棵树完全变成一堆腐朽的木渣瘫在地上，让打扫卫生的后勤人员收拾去时，领导们才说，这是堆垃圾，早该收拾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因为今天局长高升提拔到县里去了，大家要热烈欢送；因为今天原来的副局长荣升正局长，大家要热烈庆贺；因为今天县里从外单位调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小伙接副局长的位当副局长，大家也要热烈欢迎。所以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在宋祖英“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旋律中，盛大的欢送、庆贺和欢迎晚宴圆满结束了。随后大家齐声唱着“咱老百姓今天真高兴”的歌各自按照爱好分头涌向保龄球场或迪厅或歌厅。他们说，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哪能轻易放过！他们盼望日日是今天呢。

县城最豪华的“人民餐厅”门口，副局长，啊对了，应该是局长，见到局长，噢对了，应该是县领导了，有点醉醺醺想回家休息的意思，便主动提出送领导回家，领导也欣然应允。

在县领导家门口，领导一副大将风度地握着局长的手，语重心长说：“咱们共事多年，我对你还是放心的，你对我也是尊重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希望你再接再厉，把工作干好，以后咱们在县里，还是有合作的机会的！”

话说到这坎上，局长自然万分感激。只要老领导在位，自己将来调县里工作，不就是板上钉钉了么，于是他忙不迭声说：“今后有什么事您老照样尽管吩咐。”

回到“人民餐厅”，局长很领导的先到各处转了转，见大家活动得热火朝天，高兴地大声说：“大家尽情玩，玩开心点。”

年轻副局长迎了过去说：“大家玩得都挺高兴的。”

“是啊，认真工作，好好娱乐，这是咱们单位的传统啊。”局长惬意地笑了笑。

年轻副局长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一来就感觉到了。”

他们正说着,这时,秘书走了过来,悄悄对局长耳语:“都安排好了。”

只见局长听后点点头说:“那就走吧。”没走几步,局长停住了,回头对站在原地发愣的年轻副局长说,“走啊,一起去吧。”

年轻副局长不知道要去哪,又不敢多问,只好说:“好的好的,一起去一起去。”说着随他们走进电梯。

到了四楼,年轻副局长这才发现原来是到餐厅的桑拿部。三人一走出电梯,经理、领班、服务员就都笑容满面地迎了过来:“哎呀,领导,您可有好几个星期没来了。”

局长笑笑:“我这不是来了吗。”话音刚落,很快两个绝顶艳丽的小姐已分别走到他和年轻副局长跟前,挎起他们的胳膊,“咯咯咯”地笑着说着,然后拥着他们就往包间走去。

年轻副局长一见,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脸色瞬间煞白,慌忙甩开胳膊:“不不不,我……我……从来没这样过,我……我……不敢……,我……我我……我还……是回家吧……”

刚要进自己包间的局长一听,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面无表情、语气不高亢地说:“怎么?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哟。”说着,搂着小姐进包间去了。

年轻副局长听了,直觉得心打颤得都快掉出来了。他愣了一阵,再也没说话了,只见他低着头,跟着小姐进了包间,轻轻地把门关上了。

翌日上班,局长专门找年轻副局长谈话,告诉他:“这叫今天是个好日子。当年老领导第一次带我到那种场所时,我当时的表现也跟昨天你一样,当老领导对我说‘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哟’时,我也同样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寒栗,同样乖乖地跟着进了包间。你看多年来我跟老领导不都合作得很好,像战友像兄弟吗,老领导不是提了吗?”

年轻副局长连连称是。

虚 惊

有一个烦恼昨天纠缠得老李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的记事本丢了。据回忆，这个记事本里恰恰有一页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因为这一页上面写着“三讲”教育时他对领导提的几点意见初稿。老李想，如果让同事们看到，日后他还能在单位里站住脚么？天地良心，老李也不是想故意向领导“开炮”，这只不过是“三讲”教育期间，上面要求单位每人都向领导提意见才这么做的。唉，老李骂起自己，如果处世做事不这么认真，那天随便在意见表上填上几条，今日就没有这件头痛的事了。可是，眼前，记事本竟然不翼而飞了，“飞”了就意味着将会有人捡到，一想到此，老李当然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了。

翌日早晨，被折磨了一夜的老李便面色萎黄，如病在身。上班时，当他心事重重地走进科里，就碰到科里的快嘴小李刚好提着热水瓶往外走：“怎么了，老李，昨晚没睡好吧。”糟了，会不会让这小子捡到。这小子一向口没遮拦，凡事想说就说，假如真让他捡到本子，大肆宣扬便不会少的了。想着想着，老李虚汗直冒，看来，在同事眼里有着为人老实厚道，谦虚谨慎美名的我，这回可能就因为一时疏忽将全部给断送了。这些老李不怕，他怕的是日后人们会把他看成什么。一个丑陋之人，一个虚伪之士，一个无聊之辈，一个狡猾之徒？

老李闷闷地坐到那张属于他的椅子上，茫然无措地开始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上翻腾起来，他想，就是有一丝丝希望，他也要竭尽全力搜寻到这个本子。然而，他还是没有找到，他只觉得周围许多哂笑不屑的目光正在盯着他。

“哎老李，听说了没有，科长要调走了，是‘三讲’整改走的。”邻桌大陈朝他说话。老李这一听又吓了一跳，这不是分明整弄我吧。他偷偷环视了一下同事们，个个是默默无言的，气氛较之往常又大不相同，就连向他发话的大陈，今天口气好像也客气了很多。老李更加紧张起来了，局促地低着头装着搜寻什么材料似的。

“哎，差点忘了，昨天中午，‘三讲’督查组的同志在食堂不知跟谁说，我们秘书科向领导提的整改意见最中肯，有一张意见表填得可谓范文呢。”这时小张发话了。

这干吗呢，话题老是围绕着“三讲”。老李恨不得马上天能塌下来，使他可以听不到这些话。但是，你不听，可总得要坐在这里工作呀，要工作，就免不了听到这些话。都怪自己那么负责任，老李呀老李，你这下可伟大了，成大英雄了。

见没人接应刚才小张的那条“消息”，半晌都静静的，老李又感觉到这气氛真与往常不一样，像往常，大家定会七嘴八舌地绕着一句话议论开的，可今天倏然而逝。老李越想越不对劲，他开始觉得头疼胸闷，恍恍惚惚起来，终于颓然地把头埋在办公台上。

“老李是不是不舒服啊。”

“不好，老李昏倒了。”

同事们发觉后立即围了上来，有的摸他的额头，有的在给他把脉，有的忙着给他倒开水，科室顷刻一片慌乱。这时，科长刚好进来，见状，即刻焦急地拨起行政科电话，要了部中巴。当同事们七脚八手准备将老李扶出科室的时候，老李办公桌上的电话骤然响起，接电话的人告诉老李，是值班室打来的，说有一小学生在路上捡到一个本子，按照本子上的单位和姓名，寻上门给他送回来了。

老李最后还是上了那辆科长要来的中巴车去了医院，而且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月。因为他始终想不出本子究竟是在那里丢的，他为什么这样不小心。

上面来人

上面来人，接待上按规定要求对口对品。就是说，你省厅我县局，你政研处我政研股，可这“职位对品”就难了。拿这次省计生局政研处来调研新时期农村计生工作的接待来说吧，对方带队的是一副处长，而我们县因为是计生考核“戴帽”县，书记、县长如能作陪当然最好不过。但书记、县长忙不过来，那么怎么也得让一名副县级领导出面接待。

分管计生的陈副县长恰好跟计生局曾局长出差了。陈副县长接县政府办电话通知后指示：“请办公室的李副主任替我接待吧，计生局负责政研这一口的庄副局长配合做好工作。”

问题就出在这对品上。让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接待一个副县级领导，这怎么行？可眼下面临换届，县里不少领导要变动。为此，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悄悄进市跑省活动了，基本上都不在岗位，的确很难找出一位县领导来顶一下。

那天，负责请县领导的庄副局长去了县政府，被告知领导们都不在家后，便驱车赶到县委，想看看有没有哪位领导在家，能抽空出面接待一下。在门口庄副局长就碰到县委王书记。王书记是一把手书记，庄副局长当然没敢请，更何况他看见王书记的车已停在县委门口正待出发。

听了庄副局长汇报，王书记说：“哦，我刚要到瀛港镇下乡，提前已安排好了，今天是不能作陪了。赵副书记在，你去看看他……”

庄副局长笑笑目送王书记离去，然后向县委大楼走去。路上，庄副局长就想：赵副书记是有名的倔人，刚干了一届副书记，这次也要退了。请他，估计是请不出的。

“来个什么人都要我们陪，我们还工作不工作了！领导去陪了调研就成功了？这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果然，庄副局长被赵副书记“推”了出来，“调研就调研嘛，干嘛搞这么兴师动众……”

离开赵副书记办公室,考虑到县人大这几年对计生工作的意见比较大,庄副局长没敢去,怕讨个没趣。于是他直接来到政协,刚好政协李主席在家。知道是上面来人想请自己出面接洽,她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下午你们来接我。”

出了政协,庄副局长终于长长舒了口气。心想,虽然政协领导出面不“对口”,但李主席是正处级领导,以正处迎副处,这可是“破格”的对品。

那天下午,调研组来了。车队刚一抵达人民酒店,早早就在此等候的李主席就迎了上去,与宾客亲切握手。庄副局长忙一一介绍:“这是我们县政协李主席,这是省计生局政研处李副处长,这位是……”

“这位是省人口计生研究所方所长,这位是东山大学范教授,这位是……都是研究人口计生的专家。”李副处长也向李主席一一作了介绍。

宾主互道问候后就来到四楼会议室。此刻,全县所有的计生成员单位头头早已在座等候。

调研座谈会刚开不久,市委詹秘书长来了,县委办苏主任也紧跟其后。李主席先是一愣,忙起立让座同时向李副处长介绍:“这是我们市委詹秘书长。”

詹秘书长与调研组一行众人握手道好之后,庄副局长迅速对座位进行了调整。大家坐定后,詹秘书长歉意地说:“市委张书记从山东打来电话,让我代表他个人和市委,热烈地欢迎各位领导来我市调研指导工作。张书记还预祝调研圆满成功。”

“县委王书记下乡了,正在赶回来的路上,他让我先对各位领导表示欢迎……”苏主任接着说。

“谢谢,请转告市委张书记和县委王书记,我代表调研组和我们政研处,对他们的盛情表示感谢。”李副处长说着客气话。

座谈会继续进行。这时,苏主任悄悄地拉了庄副局长一下,庄副局长会意,便跟他走了出去。苏主任听了庄副局长关于调研组的食宿安排问题后指示:“全部调整成单人贵宾间,伙食按最高标准做。这是王书记特别交待的。景点观光等王书记回来再说。你真猪脑,咱们县可是挂‘黄牌’的。”

庄副局长立即打电话向曾局长汇报。“来的不就是个副处长么,又不是省长来了,接待规格搞这么高干嘛。”曾局长一听有些抱怨了,因为这一切接待开支最后都得由他的局负责,但最终他还是说,“算了,就按王书记交待的吧。”

调研会将近结束的时候,王书记来了。只见他先是赔罪,接着大致欢迎辞,